粟香五筆

粟香五筆卷八

粟香五筆卷八

江陰 金武祥 溎生

明桂王致吳三桂書

曩見舊鈔本有順治十八年十一月前明永厤桂王朱由榔致書 大清平西王吳三桂曰將軍新朝之勳臣舊朝之重鎭也世膺爵秩藩封外疆烈皇帝之於將軍可謂甚厚詎意國遭不造闖賊肆惡突入我京城殄滅我社稷逼死我先帝殺戮我人民將軍

志輿楚國飲泣秦庭縞素覩師提兵問罪當日之本
衷原未泯也奈何憑藉大國狐假虎威外施復仇之
虛名陰作新朝之佐命逆賊授首之後而北方一帶
土宇非復先朝有也南方諸臣不忍宗社之顛覆迎
立南陽何圖枕席未安干戈猝至宏光殄祀隆武就
誅僕於此時幾不欲生猶暇爲宗社計乎諸臣强之
再三謬承先緒自是以來一戰而楚地失再戰而東
粤亡流離驚竄不可勝數幸李定國迎僕於貴州接

僕於南安自謂與人無患與世無爭矣而將軍忘君父之大德圖開創之豐功督師入滇覆我巢穴僕由是渡沙漠聊借緬人以固吾圉山遙水遠言笑誰歡祗益悲矣既失世守之山河苟全性命于蠻服亦自幸矣乃將軍不避艱險請命遠來提數十萬之衆窮追逆旅之身何視天下之不廣哉豈天覆地載之中獨不容僕一人乎抑封王錫爵猶欲殲僕以徼功乎第思高皇帝櫛風沐雨之天下猶不能貽留片地以

爲將軍建功之所將軍既毀我室猶欲取我子讀鴟

鴞之章能不慘然心惻乎將軍猶是世祿之裔卽不

爲僕憐獨不念先帝乎卽不念先帝獨不念二祖列

宗乎卽不念二祖列宗獨不念已之祖若父乎不知

大清何恩何德於將軍僕又何仇何怨於將軍也

將軍自以爲智而適成其愚自以爲厚而反覺其薄

奕禩而後史有傳書有載當以將軍爲何如人也僕

今者兵衰力弱煢煢孑立區區之命懸於將軍之手

矣如必欲僕首領則雖粉身碎骨血濺草萊所不敢
辭若其轉禍為福或以退方寸土仍存三恪更非敢
望儻得與太平草木同霑雨露於 聖朝僕縱有億
萬之衆亦付於將軍惟將軍是命將軍臣事 大清
亦可謂不忘故主之血食不負先帝之大德也惟冀
裁之 武祥按桂王於順治十八年在緬之赭硜七
月聞其從官盡為緬人所殺是書未知出何人之手
十二月初三日緬酋即遣數十人至桂王所連坐擁

之去遂并其眷屬送三桂軍明年四月三桂殺之或謂三桂非殺桂王不足以昭擒渠服遠之功而堅
大清之信任或又謂三桂非果戮力　大清也正欲藉與朝之力盡翦明宗枝葉而李定國白文選又皆其比肩委質之人勢難並立亦因此盡事殲除而後可營窟滇南不慮後患此皆三桂之隱情桂王區區尺一之書何足以激發其天良哉
劉獻廷廣陽雜記云吉坦然江甯人少隨其尊人扈

從永厤帝上雲南余問以滇中諸事坦然多目擊者永厤之自緬歸也吳三桂迎入坐輦中百姓縱觀之無不泣下沾襟永厤面如滿月須長過臍日角龍顏顧盼偉如也有滿洲人見之以爲眞天子遂有密謀以圖中興者事泄誅四十餘人焉予曰我向聞其人而遺其人之名先生猶憶得否坦然曰亦忘之矣然於法場上見爲首者長七尺餘形如虎豹皆言其膂力絕人騎射爲滿洲之冠永厤以此益不得更延時

日矣予曰聞帝崩之日天有風雷之變果然否曰然三桂既得密旨請帝於北門庫飲弈遂弒之百姓初不之知也是日天極晴朗忽有黑雲起風雷交作城外里許有金汁湖在歸化寺側民儲水灌田者也有龍出於中蜿蜒升天頭角爪牙皆見衆方駭觀忽喧傳帝崩於北門備梓宮矣嗟乎人情天象如此而明竟亡天道果不可測也

康熙二十二年七月臺灣延平王鄭克塽降荆南衛

靜王朱術桂一門八口即日自盡其同克塽降者九人魯王第八子朱柏舒城王孫朱慈爑荆州府甯靖王子朱儼鈐建昌府益王孫朱鎬宗室朱熺南昌府樂安王孫朱浚荆州巴東王孫朱江建昌府奉南王孫朱逵原封建昌永厯改住廣東瀘溪王朱慈爌後朱江朱柏朱逵朱儼鈐安插河南墾荒朱慈爌朱浚朱慈爑朱鎬安插山東墾荒亦見廣陽雜記

性因上孔定南王書

性因上孔定南書曰山僧梧水之罪人也承乏掖垣奉職無狀繫錦衣獄幾死杖下今夏竊成淸淚以道路之梗養痾招提皈命三寶四閱月於茲矣車騎至桂咫尺階前而不欲通萿以罪人自處亦以廢人自棄又以世外之人自恕也今且有不得不一言於左右者故督師大學士瞿公總督學士張公皆山僧之友也已爲王所殺可謂得死所矣敵國之人勢不並存忠臣義士殺之而後成名兩公豈有遺憾於王郎

山僧亦豈有所私痛惜於兩公哉然聞遺骸未殯心竊慼之古之成大業者表揚忠節如出天性殺其身而敬且愛其人若唐高祖之於袁君素周世宗之於劉仁贍是也我明太祖之下金陵於元御史大夫福壽旣葬之矣復立祠以祀之其子犯法當死又曲法以赦之盛德美名于今爲烈至如元世祖祭文天祥伯顏恤汪立信之家豈非與中華禮教其植彛倫者耶山僧閒嘗論之衰國之忠臣與開國之功臣皆受

命於天同分砥柱之任天下無功臣則世道不平天下無忠臣則人心不正事雖殊軌道實同源兩公一死之重豈輕於百戰之勳哉王旣已殺之則忠臣之忠見功臣之功亦見矣此又王見德之時也請具衣冠爲兩公殮瞿公幼子尤宜存恤張公無嗣益可哀矜並當擇付親知歸葬故里則仁義之譽王且播於無窮矣如其不爾亦許山僧領屍隨緣藁葬掇之情理亦未相妨豈可使忠義之士如盜賊寇讐必滅其

家猥藉其肢體而後快於心耶夫殺兩公于生者王所自以爲功也禮兩公於死者天下後世所共以王爲德也物外閒人不辭多口旣爲生死變情不忍嘿嘿然於我佛冤親平等之心王者澤及枯骨之政聖人維護綱常之教一舉而三善備矣山僧跛不能履敢遣侍者以書獻敬候斧鉞惟王圖之

按金先生諱堡字道隱浙江杭州府仁和縣人崇禎庚辰進士初授臨淸知州後爲行朝給諫以言事杖

戍清浪衞桂林旣下定南欲官之辭不受乃度爲僧

適留守瞿公式耜總督張公同敞殉節暴屍衢路師

致書定南請收葬兩公骸骨定南從之師法名今釋

號澹歸又號性因自稱借山野衲又稱茅坪衲僧往

來廬山丹崖間以終　又按諸書言瞿忠宣之得斂

也由於楊高士之哭請高士名藝字顧甫吳江平望

人曾與瞿公偕至廣西其哭請斂屍一事有陸清獻

楊高士詩序及山人錢雲所撰楊顧甫傳皆詳載之

及見王應奎柳南續筆云當高士哭請時性因亦上
書遣侍者將投書遇高士知已得請遂不果上而此
書持論之正措詞之妙固有足傳者　又按常州趙
止庵名繼鼎與道隱同舉進士道隱出世有二子祇
髮長子從父入山止庵曰道隱淸風峻節第可了一
身奈何令金氏血祚盡入空門力招長子金世鎬歛
食教誨越四年世鎬青衿還鄉道隱贈止庵詩云無
故老兄添一累有緣稚子足三冬阿誰落得便宜去

長嘯松濤萬壑風見趙彪詔毘陵見聞隨筆

趙隨筆又附棲霞三僧節略云古崧姓趙氏名鳴陽江南吳江人明時孝廉能文以救鄰舖獲罪戍雲南前丙辰會試斷么絕六之謡其已事也國亡遁迹桂嶺三十餘年孫延齡逆命召之辭與渾融性因爲友渾融楚之沅州人父張楚珩崇禎初柳州馬平縣尹渾融之遊地入粵以其父故有恩於狼獞諸夷也性因依渾融以死古崧不知所終

陸路赴俄日記

陸路赴俄日記一卷右汝鈞撰汝鈞直隸人同治閒以供事隨志剛侍郎使西獨從陸路而行四月十二日由京起程出張家口經內外蒙古五月二十一日至庫倫二十九日至恰克圖卽與俄國交界一望平坦中俄買賣營相隔不過百步既無山河分劃亦無關卡攔阻惟須至俄之邊界官處請護照免單耳七月十一日抵俄之比德堡其書係鈔本紀載甚畧姑

錄數條於此

自張家口雇車車甚高大其制係連車轅車尾俱作車蓬從旁開門如船梆然車蓬油飾甚嚴風雨不透係送至庫倫便當另雇駝隻因內蒙人不識外蒙路徑也

按瀛環志畧由察哈爾至庫倫中梗瀚海一道汝鈞此行細勘其地盡屬沙漠無片土水則處處皆有但地廣人稀懶於淘井以致乏水草亦處處有之卽陷

沙中亦均有草根因近年荒旱不生耳莫測瀚海之
所在庫倫燃生號王竹坡掌櫃久歷蒙地二十餘年
因詢其瀚海之說據稱走大西路出嘉峪關則有之
尚不甚寬約二三百里其極寬處八百里走張家口
及西路之歸化城來庫均未之遇也詢以究竟起於
何所亦云不知又詢其聞此地無滴水寸草草雖無
法可施水則沙中自有何不挑之使宣即掘井亦可
得飲據稱曾迷途於其地備水飲盡乃掘沙之低窪

者其底如白石嘗之如鹽識者謂即石鹽即得水亦何能飲哉

恰克圖俄國邊界官法富司詢云由此往俄京其帶盤費若干答以盧布五百元伊云自此至京萬三千餘里如何敷用必須千五百元當代作電報致貴國駐京公館滙兌盧布千元不過三四日可滙到云

粵東客民

粵中客民寄籍各邑東莞新安新甯高明先有學額

載學政全書此外如番禺歸善電白化州石城遂溪徐聞合浦靈山欽州儋州臨高陽山鎮平皆同治光緒年間始行取進學額赤溪則專設同知以治之以新甯縣學額撥入其繁衍日盛可見矣而莫詳客民之始於何年來自何地惟開平縣志云前明永樂間降胡安置河間樂昌二府英宗北狩將騷動于忠肅奏遣其有名號者隨征湖廣兩粤諸寇事平奏留各處及楊信民中丞撫粤嘉應州土寇亂以客勇討平

之郎安插嘉應州　國朝乾隆間由嘉屬遷恩平高明及鶴山新興開平高要等縣以其自外來故曰客初爲土著佃頗勤耕作生齒日繁咸豐間土客仇殺客民推武舉馬從龍及貢生張寶銘首先發難屢起屢滅同治間始安定云

再記劉師勇祠墓

余輯劉師勇事畧所採書凡九種近見明謝應芳龜巢集姚訔傳有云師勇總戍兵出鎮江口至此句亦

可屖人余復言之學使惲次遠侍郎曾寄題祠聯云石難填海同志三忠溯義師曾駐吾鄉白叟能談青史事戟已沈沙獨留孤冢知毅魄樂依斯土丹心長照赤城霞嗣試士以擬重修赤溪銅鼓山宋和州防禦使劉公廟碑記命題有番禺張生錫麟順德盧生寶琰駢文甚佳篇長不備錄

謝公墩

金陵半山寺爲王介甫舊宅其東巖爲謝公墩介甫

詩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所謂爭墩者是也中有小澗終日泉聲淙淙然蓋鍾山燕雀湖水流入青溪處舊有魁時若將軍聯云泉聲常在耳山色不離門薛尉農院長聯云鍾阜割秀青溪分源咫尺接層城歎禁苑全虛尚留此寺謝傅棋枰荆公第宅去來皆幻迹問孤墩終古究屬何人近年鄭蘇龕觀察聯云往事重論懷古誰含出世想昔賢不見聽泉我愛在山聲跋云癸未秋日游半山寺客或言謝

王事者徐亂之曰此間泉聲亦清越可憙客悟謝王
有知如此嘲諷何此跋及聯頗超妙乙酉年謝子受
觀察築屋於此爲觴詠地聯云墩本吾家勝蹟從來
稱太傅宅由我造半山莫更讓荆公似又蹈爭墩之
習余昔游此有詩云一墩自占江山秀千載常懷晉
宋人慰翁以爲亦可作楹聯云

愚園

丁酉仲秋游金陵劉聚卿觀察世珩招飲愚園其地

爲徐中山王西園遺蹟有水石之勝游者以爲前半園似滄浪亭後半園似獅子林園有張乖崖醉石劉季高題名云劉季高甫徘徊其旁紹興丁丑七月乙未十六字余即席成齊天樂詞云揭來城市山林地依稀六朝烟水疊石皴雲分池浣月幷作新秋涼翠蘭亭已矣問獅子滄浪較量誰似更築層樓峯巒四望極天際　西園尚存舊址滄桑棋局換興廢如此巷訪烏衣渡尋桃葉勝蹟今看餘幾剜苔覓字有前

度劉郎再來還記引我徘徊倚蒼巖一醉聚卿和云
問他金碧樓臺地蕭寥一池秋水暮歷簾櫳臙脂娩
嬗亂撲遥峯晴翠乘崖往矣比吳下阿瑛風流奚似
寫影青娥愚園池爲六朝影娥池紅橋隔住淺清際浮山海
門宅址君家暨陽滄溟擎樵返探勝來此墨客揮犀景廬
隨筆君刻粟香室叢書粟香隨筆六著卷帙鉼鉼東筍牛腰凡幾度毘陵舊
德借吹暖春風倚聲刊記繆荻風丈刻常州詞錄云先生搜輯者大半暨
浦歸颿覓江湖再醉

劉阮重來

萍鄉劉金門先生鳳誥乾隆己酉探花年甫三十以吏部侍郎出爲浙江學政其時阮文達重撫浙江閱兵温處適先生按臨台州兩公同年友善約事竣游天台有戊辰三月七日甯海行館次阮同年詩云文旆戎旌兩度開紗籠盼到使君回懷人恰好天台路又喜劉來待阮來及游山有劉阮重來四字之額爲言官風聞以劉阮重到天台跡涉輕佻二公皆獲咎

先生復因科場事遣戍旋復編修

陳京卿書

徐固卿孝廉出示陳蘭甫京卿致其尊人子遠太守各函皆東塾集所未載者有云自宋以來學術迭變固由風氣之轉移亦由門戸之爭競有爭競故有興衰然門戸之爭總不出孔門之四科德行道學傳也言語文苑傳也文學儒林傳也政事則大而將相小而循吏傳是也四科之人皆天下所不可無故孔門

兼收而不偏廢尤不交爭爭則有勝負有勝負則必偏廢偏廢則天下受其害矣近著四科論一篇以明此意欲學者各因所長以成其學然言語政事文學因斷不可無德行而德行言語政事又斷不能不由學而入德行文學即宋學漢學兩派也此兩派者其末流之弊皆入於無用然使四科之人不交爭而偏廢則空山之中有一二腐儒拱手而談理學埋頭而治章句皆大有益於世無用即是有用惟獨以一端

倡率天下而靡然從之則或爲空疏或爲繁碎不但無用且有害矣又云小學者古人十五歲以前之學也十五歲以前旣明乎此故十五而入大學三年通一藝三十而六藝皆通也百年來儒者之治小學爲唐宋諸儒所不及然所著書往往精深浩博但可爲知者道中人之資不能領解讀不終卷而置之矣澧嘗謂近儒之講小學乃須白首而不能窮者非古人所謂小學也以漢儒之學之盛而班孟堅尙以爲祿

利使然今求祿利者旣不藉此而稍稍有志者讀此等書又苦不得其門而入此學術所以不振雖以乾嘉中大師數輩倡明之而今已漸衰也夫學問之事莫難於入門旣入其門則稍有智慧者必知其有味而不肯遽舍在乎老師宿儒引而入之入門者多則此道日昌其能深造者爲通儒不能深造者亦知其大畧而不至於茫昧而文學彬彬矣故精深浩博之書反不如啟蒙之書之爲功較大而獨恨百年以來

未有著此等書者也又云近時顧學魁儒著書精博者多而可以開初學耳目者甚少是以新學小生一見古書便驚若望洋無由尋其門徑澧前數年即欲與子琴大令同著小學之書極精深而出以極簡極淺庶幾可以開發初學其實所謂小學者正是如此能成此等書其功正不小耳

薔生居詩

寶山李薔生先生保泰以乾隆庚子進士就揚州府

學教授歷三十年地處脂膏廉隅自勵高文廣譽遠
近嚮風內擢國子博士未上事引年退卜居崑山所
著詩古文三十卷亂後散佚近文孫吉人明經寶生
以搜存古文五十九首郵示余錄副將刋行之詩則
僅存數十首樸厚淵懿上法浣花得孫口占云自我
上溯父祖曾四世皆不及見祖我年二十六舉兒記
得歡顏動我父襁褓含飴始弄孫伶仃一綫延門戶
今年兒亦及我年再世添丁若有數田園五畝尙無

成圖書萬卷儻可主既難庇子焉庇孫甯知爲鼠與爲虎咿啞笑憶揖蘇詩無災無難愚且魯文章本自慚到溉公卿安用祝虞詡他時指點大父行奕葉襃宗留薄祜催人老景感侵尋蹉跎那許崦嵫補祇愁抱子日未知爲人作父曾不努寄羽吉姪云狂憶吾家阮飄零近若何薊門一夜雨夢逐雁聲多萬里烽烟隔頻年詩酒過吾衰最牢落身世惜蹉跎陳烈婦詩云白水心同潔滄波效命辰蛟龍應避窟風雨欲

迷津偕老緣何促同歸願竟伸誰甘稱後死不作未
亡人寄月村弟用蘇韻云東風無力鬬芳春夢醒猶
餘舊日身一第貧家眞賴汝十年倦客故依人欲謀
去就應無計敢說文章自有神安得淨根皈佛火萬
緣同首證前因初歸崑山寓齋感賦云小草從知出
處輕倦游且擬事歸耕空憐松菊荒蕪久偶託萍蓬
羇旅成夢去未知斜日影潮來還識故園聲蜉蝣身
世渾無賴老向齋鹽了一生

燃松閣存稿

江甯劉雨生司馬言昔朱蘭坡宮贊爲鍾山院長時所器賞者有二顧蓋秋碧子巽兩先生也皆以諸生終秋碧先生名槐三嘗有柴米油鹽醬醋茶七律猶記醋詩起句云書生風味美人心末句云我亦酸雞感身世半瓶羞濺到而今又嘗過金陵䦨見其舊宅門聯云得過且過日子半通不通秀才牢騷以風趣出之者子巽先生之孫即漁溪通政秋碧先生作之

後則不可知矣云云余近得秋碧先生燃松閣存稿鈔本一卷工力深至讀題周竹田芥園詩鈔一首可以見之詩云周郎詩格清於水脫手彈丸無不美清俊時登庾鮑堂高奇擬薄曹劉壘我更獻君芻蕘愚願君還讀千卷書上之瑚璉珍國器次亦淹雅稱通儒剛日讀經柔讀史開卷有益良不誣試觀古人著書者穿穴各有真工夫造物愛名不輕錫會須全力相委輸酉山丁穴恣漁獵曹倉鄴架供馳驅龍湫源

地璜百斛珠光照市傾五都譬如仙人養丹藥烹鍊
須向陰陽鑪傾筐倒筐靡不有颬風叱霆皆自如可
知一字不著處雲蒸化液蒸醍醐否則體弱文不稱
伯仁有腹徒空疏風雲月露鐫雕刻鬪書沒骨安貴
乎聞君型家頗孝友天倫歡樂怡慈母即此能過鍾
鼎榮莫教徒恃風華首況君未及相如貧喜無齋甕
淹頭巾一箍可叩子雲戶千軸當貯曹氏囷嗟余卻
受讀書累青衫潦倒心如醉汲古空教說綠裝爭光

未肯偕魑魅請君更束交游牒休作雲中鶯蛺蝶交游都堪累性情人多那盡稱豪傑好向嫏嬛讀異書他年同訂名山業

鐵孟居士詩

近見鈔本儀徵汪大竹部郎全泰（乾隆甲子兄弟同榜舉人）鐵孟居士詩一卷蓋錄自鴛湖王惜庵所輯友聲集中初入土州云絕域衣冠少羈州版籍稀波聲聞鼻飲（鼻飲）蠻星影見頭飛（飛頭獠）竹釜炊蛇熟銀沙飼蠱肥天南

風俗異歌詠覺全非剡塞云荒城連嶺去飛觀接江
高毒雨升龍鬬蠻雲偃象交山民淘古辣谿婦射思
牢尚有俫離舞黃公咒赤刀上林縣云晨光滿山縣
春氣有谿霞過水波羅樹當船吉貝花暖風虓鬼蜒
腥雨戲天餓更向蠻村宿泥鑪試洞茶方虛谷謂中
唐以後人多善言風土此三首寫粵西殊異之景不
讓柳州

寶山沈黃兩孝廉詩

寶山陳君同叔來函云吾鄉沈夢塘先生諱學淵嘉慶庚午舉人著有桂留山房集十二卷其松風堂懷李忠定公云斷蘚碧埋昭武字亂山青似靖康年渡江懷古云量到江心天水碧飛來山色酒盃青夾馬營懷古云但聞母后傳遺詔可奈先君闕藐孤其餘佳聯甚多外簾雜詠點名云冠頂先叨一粒紅滿堂都是應聲蟲全詩不能盡記先生應孫平叔宮保之聘與修福建省志著有入閩金石考藏於家又黃秋

坪先生諱璜原名河瑞嘉慶癸酉舉人李喬生郡博
之壻其都門秋思云久矣欲歸無再計偶然小别已
三年又一聯云畫史胸中先有竹騷人賦裏只生蘭
其詩祗有選本刻入白沙四孝廉集中先生係忠端
公尊素之後人忠端與江陰繆文貞李忠毅同時被
難其季子名梧避居吾邑之白沙爲張姓句讀師後
贅以爲壻冒姓張入　本朝復姓黃今忠端公遺像
尚存

秋夢庵詩

余甲午重至粵東嶺南耆舊中往還最稔時與爲文酒之讌者惟葉蘭臺太史衍蘭已記其贈詞於第五卷矣嘗爲余言僕秋夢庵詞已付梓惟詩所存無多不另刻當附君五筆以傳故每爲余書扇必錄其詩都門雜詩云衣滿緇塵鬢滿霜輪蹄得得爲誰忙艱難楮葉三年刻冷淡梅花十月香貧女無媒羞自獻才人已老不容狂黃金合鑄相思淚半化紅冰半海

棠苦說鷓鴣戀一枝側身萍海歎希微蘭情幽豔
人賦花樣單寒寡女機無可奈何牛馬走不如歸去
鱖魚肥笠簷簑袂平生夢猶有鷗盟舊釣磯退食從
容跨紫驑金鼇煙柳鏡中收天魔夜舞全無地帝子
晨裝尚有樓瓊島暮霞仙塔迴珠江明月畫船秋故
園夢繞花深處萬戶千門已倦遊秋暮阿連一紙書
問余何事不歸與爲言風雪長安慣翻使烟蘿舊約
虛縭朧但能同買犢金門誰肯久懸魚羅敷告訴梅

花說終遣仙茀卜隱居蓋太史由丙辰庶常散館分戶部值樞垣最久嗣郎假歸不出主講越華書院四詩作於都門其知幾勇退情見乎詞如此余最愛其題紅拂圖絕句云李郎虬客本奇才直得紅妝俊眼開可惜當時未親見太原公子裼裘來余歸里逾年由張玉珊大令處寄到訃函知太史於七月二十四日捐館言猶在耳亟錄數章以答知己於地下云

太史壽七十五精神步履不減少年偶患痰濕誤投

補劑遂至罔效病中猶賦病黃詩四律尤想見其神明不亂也詩云吟到秋花瘦骨單居然黃面學瞿曇陡驚雲物來徵菌那有瓊貽遠贈柑守日何曾人瑞見題碑祗覺色絲慙忽然欲作游蜂想斜抱花枝笑不堪龍袍豈合亂加身祗有彈琴樹下聲裴度鵩啼埋土恨頻年鵩吹說風情赤松何處來尋石靈藥無由偏覓精惟頤顐嘛全剗去好憑阿嬭護長生轉綠迴時劇可憐竟同梅雨夏初天吟成豆葉詞人曲說

到槐花舉子頗半世青燈叢卷裏忽來白葦亂茅前
更無粉額親磨墨替寫河流遠上篇由來我是土摶
人難說精金鑄鳥身一領青衫仍鶴子卅年烏帽抗
蹄塵棄合定覺心中苦粱熟空教夢裏眞雲海更無
登覽興詩吟山谷劇傷神

繆夏二君詞

丁酉秋薄游金陵主繆筱珊編修下榻鍾山講舍唱
和頗多筱珊尤好詞輯刻同郡自　國朝以來詞三

十卷曰常州詞錄入邑文獻賴是以存亦盛業也其
自著亦多佳者齊天樂雨過錫山云九龍山色空濛
裏亂烟織成新暝湖雨抽絲嶺雲擘絮驀地白鋪千
頃天公做冷漸鄉夢催回酒潮逼醒隔岸漁家菰蒲
深處響笭箵　滄江驚又歲晚銜泥同燕子巢幕雖
穩一樣清游鐙前酒底換了舊時情性流年急景恁
轉瞬陰晴也無憑準夜半楓橋聽鐘聲猛省金菊對
芙蓉送春云柳眼微舒蕉心盡吐斷腸人在天涯悵

繡簾難護羯鼓頻撾遼陽信斷東風緊漸吹散鬟霧彩霞相思紅豆嵌來入骨是也非耶　管甚春深春淺把春光一半分送人家更買春開宴重撥琵琶鶯瞋燕咤員多事有誰能收拾芳華可憐杜牧綠陰如水尚逐香車送春詞作於乙未年頗有寄意被珊舊藏改七薌繪雙紅豆仕女圖卷余為題高陽臺詞云絳樹齊聲瓊葩儷影是誰熨出靈根南國春回幾番瘦了詩魂殷勤欲寄相思字怕重提絮果萍因祝東

君好與歡來莫共愁生　年來習氣消花絮定庵句便
千回百轉底事干卿倦眼重揩忽教振觸瑶情覷他
一掬珊瑚淚感風懷老去蘭成喚眞眞玉合燈前記
可分明燭影下開玉合背人暗數竹垞詠紅豆詞也
同邑夏閏枝編修孫桐亦工詩詞夜飛鵲偕荻風過
望亭風雨竟夕挑燈情話不勝身世之感繪同舟聽
雨圖紀之詞云西風暗吹雨黃葉聲邊孤櫂冷泊吳
煙津橋星火半明滅羈人相對遲眠瀟瀟又喧幾陣

正山鐘攪斷野柝催闌凊愁萬點任蓬窗一晌無言
休歎轉蓬身世偏共卧滄江經歲經年今夕茫茫
荒浦雲淒水濶誰更鳴舷擁衾翦燭想蘆中夢影都
寒怕棲烏驚起明朝攬鏡換了朱顏南浦菰風遠自
武昌郵示月湖看雨新詞渺渺秋懷溢於言表時吳
中新結漚隱詞社冷境隅于殆如響應次韻寄懷不
自覺其言之淒異也詞云澤畔共行吟又幾時冷入
露蓮殘粉風雨雁來天江潭句遥識漢南秋訊盈盈

衣帶料常被鄉心句引兩家荒逕笑無主煙蘿飄零訴盡　輭紅舊夢如塵便不問銅駝青衫淚迸黃葉數聲蟬恨無端作去　就梧宮寒信菰蒲覓侶祇鷗鷺酬將吟興吳楓驛瞑盼極浦霜帆爪痕來印與筱珊可爲笙磬同音矣閏枝曾和予泳泉詩丙申重晤於吳門時將入都以山塘秋泛圖出示囑題爲塡洞仙歌云當年刼火把塵囂浣盡虎阜從今露眞面泛山塘七里聯藝題襟圖畫裏領取秋光無限　我來重

載酒纔積前游又唱驪歌各留戀梅雨聽連宵新漲

吳波較別意是誰深淺憑寄語春明舊吟朋道落拓

相如卅年游倦

冰紅詞

吾鄉蔣鹿潭嵯尹以詞名咸同間有水雲樓詞四卷

余復刻其古近體詩數十首並爲作傳其猶子溥卿

大令名玉棱竹林繼起亦工詩詞有冰紅詞四卷好

事近云疏雨焙茶天深院晝長人靜閒煞坐花雙燕

說斜陽紅令　大隄飛絮已無多相思逐萍梗留取半池淒碧認江南春影虞美人燕湖道中見楊花云晴綿如雪東風緊颭皺春波影怪他只解撲青衫不肯替人扶夢到江南　溟濛遮斷天涯路似勸征帆任相逢底用惜飄零縱使沾泥猶未化浮萍八聲甘州春草云襯平蕪彌望翠雲涼柔芳妒羅裙趁三分酥雨一分殘雪喚醒春魂千里晴光瀲灧生意滿閒門憂思無埋處老我王孫　斷送繁華今古問江關

渺邈誰種愁根弔玉鈿遺跡空付采香人更休過北邙山下背夕陽多少可見墳興亡恨鬧銷磨盡都化烟痕

高陽臺　玉屏舟中清明

云杳酪融香餳膠粘恨閑愁料理春人過眼韶光天涯時序逡巡柳陰濃似江南岸記柔荑親剪涼雲（丙戌清明後一日有江漢之行天涯爲客自此始矣）最難忘梨雪紅闌燕子朱門　深閨定有登樓感對長隄芳草空怨王孫落魄而今花枝應笑離羣遊絲已凝還鄉夢又東風捲起珠塵正無寥蓬背蕭蕭細

雨黃昏丙申夏日與晤於吳門爲余題詠泉唱和集徵招云雅游重訂驂鸞錄蒼梧野陰搖暮靄感鬱騷心況雞鳴風雨林泉誰是主且招我忘機鷗鷺湅綠浮杯墜紅飄憒亂山如俎　泉囊漫亭荒贅仙去殘題更無尋處嶺罌古緣深別苔花重補詩情渾漫與儘贏得蘭成詞賦紫簫聽楚怨淒迷和泬寥鴻語

溥卿苦壺詩鈔所存較詞爲少而鍊意鍊句戛戛獨造春感云驚塵雖幽矚春味掩酸懷餞臘一月殘稊

柳長於斂天地寶一怒噫氣掀荒荄頹碧慘不蘇下有沈憂埋新勝託虛獲前賞嗟蹔乖願鐲蓬棘心一肆士木骸冬夜謡云篆痕瘦縮香不溫冰奩冷閣青娥魂銅虬凍折夜光澀枯淚滴斷聲聞根夢覺寒機驚鴈語蠢絸抽絲續幽緒停辛佇苦那忍眠留取君歸作春紅送勒大元俠歸豫章云秋氣晚蕭騷霜晴征鴈高西風吹落葉相送到江皋別恨牽柔櫓新寒敵縕袍平生感風義明發首重搔寶應道中云奔流

一束障湖門暮色荒寒涵氣昏墮枕殘鐘烟外寺打
邊房葉雨中村天高鴻鴈聲聞斷地坼蛟鼉窟宅尊
明日露筋祠下過擬酤清酳薦蘭蓀歲暮感懷云剝
復幾深不可尋元冥默默閟窮会張拳老鶴作人欬
攙鼻寒貍有佛心妖彗動揺光閃睒久天凌厲氣蕭
森愁邊白日堂堂去負手聊爲不亍吟溥卿近復著
南北史宮詞六卷皆自註之

枌榆雅集

余丙申後里居月必至蘭城爲文酒之會寓讀雪山房最久成詠泉唱和閏集一卷以戊戌閏上巳讌集於此用詠泉修禊舊韻因以名集也白雲溪南有史氏望雲水榭前則清虛主人幹甫刺史後其令嗣季育茂才均風雅好客與之迭爲賓主丙申暮春余招同人小集水榭劉光珊明經成洞仙歌詞云園林大好有詩人爲主燕子當年借棲處繞回廊一帶盡是垂楊猶記得幾度尋芳來去　故鄉纔握手旋唱驪

歌悔不莽蹤莫相聚準擬舉離觴底事無情早做就漫天風雨拌別後相思鎮無聊賸冷醉閒吟倚闌敲句呂幼舲中翰祓憶舊游詞用劉贈惲韻云問青尊佇月白袷歌風幾輩疏狂望美人天末把雲愁海思自寫年光當筵盡逢俊侶詞筆豔何郎更瘦碧微吟翦紅小譜纔罷評量赤問瘦碧詞季广翦紅詞嚴郎正多事便痛飲高歌也沒歡腸只二三舊雨且彈碁花午說劍宵長人生但拚行樂肯負手中觴待卜築雲溪他時

同占鷗鷺鄉矽舲後又有洞仙歌和光珊云最難文字飲昨夜雲溪百里應喧德星聚可想見當日盍簪之樂矣

惲氏靜園昔名東園池臺結搆相傳爲王石谷惲南田所合成主人孟樂編修屢招游讌介弟季庵孝廉年少工詩詞見贈四律並和泳泉長短句余贈詩有一榜先聲年正少諸昆後勁爾多才之句光珊有贈季庵詞云記涼迎竹外笑索梅邊容住詩狂十載重

來後綵亭臺易主陽好春光燕歸似曾相識前度老
劉郎賸古樹猶存閒花獨豔儘彀思量　回廊共攜
手羨張緒風流別有詞腸柳亦如人瘦恁柔絲牽惹
一樣情長待招舊時吟侶同醉紫霞觴奈我已無家
歸棲不定忘故鄉季庵之兄瑾叔部郎以長歌見貽
季申太守叔坤孝廉和泳泉詩詞均爲棗梓焉
同人見和詩詞亦有撰楹聯爲贈者七言如汪子淵
編修云隨筆續編耆舊傳愛廬待賦歸來辭張筱園

庶常云靈運詩篇工述祖康成經學喜傳孫吳昌碩
大令云氷井詩題篋中集雲林詞和江南春八言如
劉葆眞編修云天祿琳瑯異書坐擁風流儒雅吾鄉
人師又云角巾偶歸暫陽湖畔高歌未已白石山中
李經畦刺史云交滿四海樂道人善胸羅萬卷不矜
其才丁酉歲余於舍後闢一室顏曰陶廬（附陶廬學
使汪子淵編修鄭叔問孝廉均贈題額光珊明經撰
聯子淵篆書云賦詩常憶陶彭澤著書欲過洪容齋

江陰邑城舊家池館惟陳氏適園經亂未壞主人夔卿主政游歷海外歸養痾不出以書畫自娛常招余園居贈以絶句云三十三峯翠色浮江城如畫足句留此來喜下陳蕃榻大好園林卧更遊

假山

曩過吳門晤曲園太史詢粤中假山以爲英石非眞并著之九九消夏錄不知假山有二一則如吳綺嶺南風物記所論脫沙產自連州及英德縣如浛洸等

處均有之余客江西湖南均見此種不僅六硯齋所云衢州淇溪也水沙凝結嵌空玲瓏亦間有以人力疏鑿補合者一則英德所產之石其色黑其質堅兼皺透瘦之妙購爲淸供需價每至數十百金其零星小石嘗以紅毛泥黏砌成之繚曲奇峭具峯巒洞穴之狀二者均復飾以樓閣亭榭及人物禽獸之屬皆用陶埴雕鏤之大小相稱位置天然並用水法作爲瀑布飛流直下淙淙如奏琴筑又雜種竹木之最穉者蒼翠碧蔭尤葱蒨有致惟

英石不及脫沙之澤潤能引水耳桂林張石鄰太守
嘗倣其鄉山水手疊之有尺許至數尺者一庭之中
恍羅千岩萬壑眞老杜所謂望中疑在野幽處欲生
雲也余贈以詩云我愛佳山水曾游嶺西路羨君生
是邦邱壑胸中具縱橫十笏地蒼翠攬無數天工雜
人巧羅列各成趣隱山六洞開獨秀一峯踞徘徊疊
綵旁髣髴還珠處誰登碧虛亭好問花橋渡岑危綴
樓閣巖幽藹雲霧澄澄滄波涵淙淙飛瀑注下置水盆時有

瀑泉濺注秦松與漢柏縮此徑寸樹逕曲如螺旋人細如蟻附直疑取九華攜向壺中住維君日坐對似到故鄉去惟余亦舊游重來憶前度相看都不厭肅拜祇生慕聊作蠅頭書摩崖戲題句

管樹

余四筆卷一載舊寓廣州糧道廨未見管樹嗣知在廨後院西老幹喬柯廣蔭畝許其時疑爲古榕廣東新語云葉開則色殷紅望之如花初發如筆管粵人

因名爲管樹高州志云茂名呼爲壓筆吳川呼爲雅翠他書記古度木亦復相似屈翁山詩云少參堂側有老樹似榕非榕榕所寓葉葉含苞如木筆葉開忽似花爭吐即詠管樹也明李時言名默官廣東僉事即居此廨暇則著書管樹之下所撰孤樹裒談十卷著錄 四庫千頃堂書目誤以爲趙可與作屈翁山王漁洋翁覃溪皆以默是書撰於管樹之下翁書管作梡居官之所以樹名書均可爲據藥洲九曜第一石督

學吳鵬題名有同建安李默載酒來觀云云蓋嘉靖時同官於粤後默累官吏部尚書以不阿嚴嵩下獄忿恨卒因論簹樹幷詳考之

化州橘考

化州橘紅相傳仙人羅辯種橘於石龍之腹其實非橘皮厚肉酸不中食其皮釐爲五片七片治痰症如神阮文達化州橘記云按志橘紅出化州者佳化州四鄉多橘以城內者爲佳城內多橘以及聞州衙譙

鼓者爲佳蘇澤堂前祗兩樹耳尤推賴氏園中老樹一株爲至佳老樹久枯其根下生新樹今數十年高丈許故復稱老樹賴氏守此世爲業買者就樹摘之以示其眞花多實少之年一枚享千錢雖官不能攫之園中近老樹者數十株亦佳惟老樹皮紅有白毛戟手香烈而味辛識者入乎能辨之夫蘇澤堂橘官物也徵之者多州牧不暇給長官若買之則官不受價否則攫而已余於庚辰十一月過化州知賴園之

橘可買也命僕人入園訪老樹賴叟曰老樹賣已盡惟零丁數枚矣卽以數千錢摘之賴叟其古橘中人歟或云化城地中多礞石蘇澤堂當石之上而賴園老樹根下礞石之力或更巨物性所秉或亦然歟後光緒間重修高州府志吳川吳宣崇書記後云阮文達之至化州也將市橘賴園時園橘罄矣賴叟取平定大黃洞之橘綴之樹杪文達至園丁從樹杪下之文達據以爲記意曰吾正名辨物件色揣稱洵足窮

其形而發其秘矣嗟夫烏知此白毛戟手者乃去州城百五六十里外之偽物耶夫化州橘所以能治痰者礞石氣耳礞石自寶山徑賴園達州署則凡寶山賴園州署諸橘功用一也蘇澤堂老樹見用最先故得名最早其全體實滑澤無毫毛寶山賴園各樹皆細毫柔顣乾則色黃而香烈無異也名曰紅者取其似耳總之非平定橘比自文達是記出天下之人盡捨柔毫者而購白毛戟手者於是平定之橘走天下

而賴園失利嗟夫賴叟恃其譎智希一日之利詎知後日之大不利耶文達負其才學據身親目擊之橋筆之爲記詎知天下之人舍眞橋而市僞橋又此記誤之耶

化州厤蘇澤堂題額之義人常疑爲東坡遺澤不知坡公未至化州宋史蘇轍傳紹聖三年謫化州别駕雷州安置是蘇澤二字當指穎濱非坡公也因記橋附考之

陽羨茶考

近歲鄉居欲購陽羨茶（亦名岕茶又名岕片）每不可得稽之宜興荊溪志及陳貞慧秋園雜佩所載茶事皆畧而不詳展所刻叢書中有周高起洞山岕茶系云兩峯相阻介就夷曠者人呼為岕（履其地始知古人制字有義今字書但注云山名耳）云有八十八處（如羅岕丫頭岕留青岕茅山岕之類）茶有四品又有不入品者周所著在明代恐今昔所產不同晤荊溪周志伊明經德咸出示陽羨茶考一篇亟備錄之文云

爾雅苦荼郭注云樹小似梔葉冬生葉可煑作羹飲今呼早採者爲荼晚取者爲茗一名荈蓋質言之則曰荼文言之則爲茗爲荈析言之則爲荼爲茗爲荈渾言之則無別至陸羽茶經始改荼爲茶茶之產陽羨者統名爲岕茶茶之稼始唐以前無可考其擅勝者有四曰離墨茶山以仙人鍾離墨得道於此得名山巔產茶芳香冠他種俗所稱離墨紅筋茶也爲陽羨茶眞種一曰茗嶺茶山以產茶而名茗嶺之足曰

盧岕岕片之美陸鴻漸所稱圈嶺茶者是也嶺有栁宿廟宿爲茶神俗誤呼爲劉秀廟採茗者祀之其茶較龍墅種爲尤勝時稱廟前茶爲陽羨茶之上品此二山之有茶或且在唐以前又有南嶽茶產於銅官山麓之南嶽寺前眞珠泉出焉唐時寺中有稠錫和尙者嘗欲以此泉烹桐廬茶旋有白蛇銜茶子墮泉側取種蒔之遂滋蔓遍山麓其味絕佳自是易泉名爲卓錫而陽羨之茶交推南嶽一時爭致官府徵需

無藝寺僧苦之自題壁間云官符星火催新焙反使山僧怨白蛇又有產自唐貢山者山名亦以貢茶而得臨罨畫溪唐時御史大夫李栖筠守常州有山僧獻陽羨佳茗陸鴻漸以爲芳香冠絕他境可供尙方栖筠從之遂置茶舍歲貢茶萬兩陽羨貢茶於是濫觴杜牧有題茶山詩十四韻而茗嶺之岕片亦同入貢厤宋元明因之　國朝湯翰春詞云岕裏人家漾碧烟香聞十里焙茶天縣符昨日新頒到上供雲腴

揀廟前此指茗嶺茶而言也其貢茶之品目與多寡
迭有增減元初設茶園提領所於張渚明時改爲批
驗茶引所宣德年兼置茶院於城邑每歲穀雨前一
日縣官祭山神開園擇取入簍各茶戶納辦由縣起
程赴司府驗明候布政司拜表發解交禮部例有定
限其鄭重也如此及入　本朝止貢芽茶一百斤革
除民解專委張渚湖汊兩司輪年領解焉按陽羨之
岕茶古昔盛時以茗嶺廟前茶爲上品唐貢茶亦之

皆見賞於鴻漸山人而列諸常供離墨茶又次之南
嶽茶爲異種其後四處之茶日衰而種藝之區日廣
遂不復有各處品目但概以陽羨山茶爲名寖至道
咸年間浙西温台二州山人流寓荆溪山谷中以種
山芋爲生稍稍植茶歲就蕃滋以芋爲糧以茶爲息
古昔四處之名茶絕無而僅有而山民之種茶品味
亦日薄劣蓋古茶由地氣所鍾今茶由人力所成形
質一而秉受不同所得稱爲陽羨名茶者惟茗嶺茶

株尙偶有一二其他深谷中自產之茶名曰野山茶雅越常品向之充貢者蓋似此其種蒔之茶則但以穀雨前採者爲頭茶爲上品雨後採者爲二茶爲中品三茶爲常品過此則等諸自檜下矣自經粵匪之亂山谷蕭條溫台客民重復引至種植茶株倍蓰於山芋而野山茶之生益尠山人事工煩而傭值昂搜尋野產每不可得故野山遂爲罕有之珍其爲茶也細粗並蓄不加揀選視夫雨前芽茶之稱雀舌號銀

針名毛尖者若不登品而其味厚其色碧其香淸三美畢具特不知較諸古之紅筋柳宿唐貢蛇銜諸茶其低昂爲何如而古時諸茶例夫今之雨前細芽其美劣又何如設仍有稱茶神如鴻漸者在焉當必能辨之也獨慨中興以來荆溪之茶產擅利於一方邇歲山民卒多拔茶而蒔鶯粟夫甘藷可以充飢苦茶亦足供日用鶯粟則爲害人之物舍養人之物而易以害人玩物產之遷流能無慨世運之興替也乎

木蘭

余陶廬雜憶詩云姹紫嫣紅開遍了幽香纔放木蘭花此花他處罕有而羣芳譜別有木蘭一種與此殊異偶閱嘉興錢警石先生甘泉鄉人稿在海甯州學舍有樹蘭詩序云廣業堂前有花樹一本暮春時細朶叢開花葉一色其香若蘭而更幽花瓣若梅而四出微尖心若小石榴而白土人名曰淨瓶花亦以花心所似而名也然花譜未載他處不多見應笠湖檢

羣芳譜目爲樹蘭云詩又有結實甘而小之句注云秋深實如金彈篇長不備錄余按廣州有樹蘭花如珠蘭而枝幹有高丈許者亦係木本以名此花尙恐未確木蘭樹蘭蓋隨地以意名之亦猶之名爲淨瓶花耳

鹿角蘭

張石鄰太守贈鹿角蘭蘭無葉其枝靑而圓槎枒四出以其枝似鹿角花似蘭故名鹿角蘭又稱珊瑚蘭

一莖數花瓣細而心鉅秋冬間始開根附於石以鐵
絲絡之懸於空中曾倚水龍吟調詠之云伊尼舊解
斑茸何年空谷成香草紫茄暗換青莖漸茁叢生多
少石瘦縈根泉清濯幹挂來烟篠任籬闌麃眼座揮
麈尾論臭味誰同調　漫擬珊瑚鐵網吐琪葩乍疑
瓊島觸憐獅豸惛憑㾼犬幽芳獨抱蕉夢醒餘蕙風
轉候菊殘梅早好招邀仙客援琴再鼓譜猗猗操（本草鹿茸以色如紫茄者爲上開元遺事明皇獲白鹿名曰仙客）此蘭罕見前人亦無

詠者時乙未季秋蓋有所託興云